



科幻大师
丛书

雨果奖星云奖桂冠作家力作

沙丘之子

【美】弗兰克·赫伯特 著 张建光 译

FRANK HERBERT



DUN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沙丘之子

【美】弗兰克·赫伯特 著
张建光 译

CHILDREN OF DUN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CHILDREN OF DUNE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1976 BY FRANK HERBER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erbert Limited Partnership
c/o Trident Media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6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丘之子 / [美] 赫伯特 著; 张建光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1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7-5364-5880-0

I. 沙… II. ①赫… ②张…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335 号

图进字 21 - 2005 - 157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沙丘之子

著者	[美] 弗兰克·赫伯特
译者	张建光
主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宋齐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周红君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 16.125 字数 320 千 插页 2
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6 年 1 月成都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定价	30.00 元

ISBN 7-5364-5880-0/I · 89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DUNE

弗兰克·赫伯特和他的沙丘世界

弗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是美国最具知名度与影响力的科幻作家之一(事实上,也许只有艾萨克·阿西莫夫能与之比肩),有两个庞大的人群对他所创造的“沙丘世界”耳熟能详、敬畏有加,一个自然是科幻迷,而另一个则是电脑游戏迷。他的《沙丘》(Dune)一举囊括了1965年的星云奖和1966年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奖,并且分别于1975年、1987年和1998年三次荣登《轨迹》杂志评选的“经典最佳长篇”榜首。而根据他的这部不朽名著改编的同名游戏,更是奠定了最具魔力的即时战略游戏的基本模式,风靡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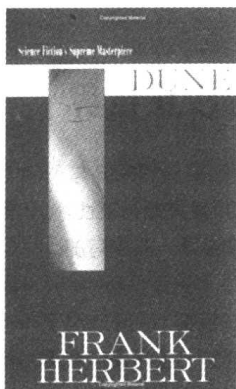
赫伯特于192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部港口城市塔科马。他从小就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十九岁时,他隐瞒自己的年龄,得到了《格伦达之星报》的一份工作。

但这份工作并没有持续太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赫伯特参加了美国海军,从事战地摄影工作。1941年,赫伯特与弗洛拉·帕金森结婚,并与其生有一女,但两人很快在1945年离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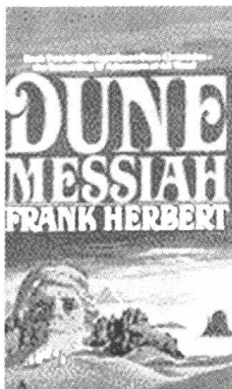
战争结束后,赫伯特进入华盛顿大学读书。他在一堂写作课上遇见了贝弗莉·安·斯图亚特,两人一见倾心,并于1946年6月20日在西雅图结婚,次年,他们的儿子布莱恩出世。在大学期间重新组建了家庭的赫伯特并没有获得大学毕业证,因为他只愿意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而没有修完毕业所需的全部课程。

大学肄业后,赫伯特重返新闻业,为《西雅图之星报》和《俄勒冈政治家报》工作。同时,他还以作者和编辑的身份为《加里福利亚生活》杂志工作了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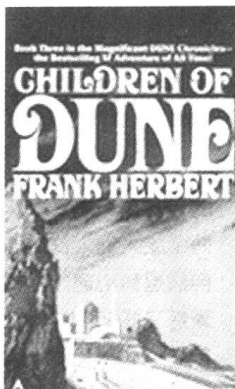
导读 DUNE



在《沙丘》中，弗瑞曼人的救世主保罗第一次踏上沙丘星，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孩子，但冷血的星际政治和严酷的沙丘很快把他锻造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在《沙丘救世主》中，保罗带领他的人民开始在沙丘星上探索新的发展空间。当然，环境依然恶劣，社会关系依然复杂。



在《沙丘之子》中，沙丘星在空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迅速繁荣。在帝权得到巩固的同时，大地渐渐有了绿色，空气也湿润起来。

赫伯特的第一篇科幻小说《寻找什么》(Looking for Something?) 发表于1952年，随后他的一些短篇小说陆续出现在《惊悚故事》等杂志上。

赫伯特的小说家生涯正式开始于1955年，这一年，他的长篇科幻小说《海龙》(The Dragon in the Sea) 开始在《惊悚故事》上连载。该作以一艘21世纪的潜艇为舞台，深入探讨了理性与疯狂的问题。这部小说还预见到了由石油消费和生产引发的世界冲突，赢得了比较高的评价，但在商业上并不成功。

1959年，由于赫伯特的妻子开始从事一份广告文案的全职工作，并且承担起整个家庭的生计，赫伯特得以腾出手来，潜心创造他的“沙丘宇宙”(Dune Universe)。赫伯特后来曾透露说，他本来只是要为一本杂志写一篇关于俄勒冈州弗罗伦萨市的沙丘的文章，但后来他逐渐在研



D U N E

究沙丘的过程中“走火入魔”，并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尽管这篇真正关于沙丘的文章从未完成，但却成了赫伯特创作《沙丘》的契机。

在经过六年的艰苦研究和创作后，《沙丘》终于在1965年问世。由于这部小说比当时一般的商业科幻小说长得多，所以，它最初连载在1963年和1965年的《模拟》杂志上。但是，在最终出版单行本之前，有近二十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沙丘》。直到费城的一家名为“切尔顿”的小型出版社看中了这本书，才给了赫伯特7500美元的预付版税，并予以出版。该书一经面世便取得了空前的好评，并连获大奖。《沙丘》包含了相互关联的多种主题和多个角色视角，这在后来演变成赫伯特所有成熟作品的典型特征。

尽管《沙丘》并没有立即成为畅销书，但截止1968年，赫伯特已经凭此书获得了20000美元的收入（这比当时绝大多数科幻小说所能得到的版税收入要高得多），并且很快出版了“沙丘系列”的第二部《沙丘救世主》（Dune Messiah, 1969）。不过，这样的收入并不足以支持赫伯特从事全职写作。从1969年到1972年，他为《西雅图邮讯报》撰稿；从1970年到1972年，他在华盛顿大学当讲师；1972年，他以社会学和生态学顾问的身份在越南和巴基斯坦工作；1973年，他成为一个名为《农夫》的电视节目的主摄影师。

从1972年开始，赫伯特逐渐转变成了一名全职作家，“沙丘系列”的后续作品《沙丘之子》（Children of Dune, 1976）和《沙丘神皇》（God Emperor of Dune, 1981）陆续出版，大受好评。除“沙丘系列”外，赫伯特的非系列作品《造神者》（The God Makers, 1972）、《多塞迪实验》（The Dosadi Experiment, 1977）和《白色瘟疫》（The White Plague, 1982）也同样取得了成功。

然而，在赢得巨大成功与荣誉的同时，赫伯特的生活中却出现了不



DUNE

祥的阴影。1984年，他的妻子去世；同年，由制片人戴维·林奇拍摄的电影版《沙丘》上映，尽管被大众给予厚望，而且制作经费高昂，但这部影片的国内票房成绩却异常惨淡。不过，在北美之外的地区，比如欧洲和日本，该片在商业上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也就在这一年，赫伯特出版了“沙丘系列”的第五本小说《沙丘的异教徒》(Heretics of Dune)，此书被众多沙丘爱好者视为可以和《沙丘》相媲美的作品。在这一年的年末，赫伯特终于走出阴影，与里尔莎·沙克尔福德结婚，开始了新的生活。

1986年，赫伯特出版了《沙丘》系列的第六部作品《沙丘圣殿》(Chapterhouse Dune)，这是他创作的最后一部“沙丘系列”小说。1986年2月11日，由于身患胰腺癌，赫伯特病逝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市，终年65岁。

赫伯特去世后，留下了大量的手稿资料，内容包括情节上发生于《沙丘》之前的“沙丘宇宙”的历史，以及他计划创作的《沙丘》续集的大纲。在随后的日子里，赫伯特的儿子布莱恩·赫伯特和另一位著名的科幻小说家凯文·J·安德森利用这些资料，共同创作了一系列“沙丘前传”小说，并且还准备创作情节上与《沙丘圣殿》有继承关系的后续作品，即《沙丘猎人》(Hunters of Dune)和《沙丘沙虫》(Sandworms of Dune)，这两本书将分别于2006年和2007年出版。

通过科幻小说，弗兰克·赫伯特试图探讨诸如哲学、宗教、心理学、政治学和生态学等方面的复杂问题。赫伯特小说最大的特色是对人类的生存和进化问题的深入思考。弗兰克·赫伯特有一群几乎狂热的读者，他们阅读赫伯特写过的所有小说和非小说类文章，并将赫伯特奉为精神领袖。正因为受到一部分爱好者如痴如狂的崇拜，赫伯特



DUNE

也时常被人指责说他试图通过小说制造宗教狂热。

赫伯特小说中涉及到的关键主题有：

- * 对领导权的关注。他深入探究了人类容易盲目跟随拥有超凡人格魅力的领袖的倾向，并且钻研了官僚组织和政府机构的各种优缺点。

- * 赫伯特是第一个普及“生态学”和“系统思想”这两个概念的科幻作家，他强调人类的思维必须有系统性和预见性。

- * 宗教、政治和权力的关系。

- * 人类的生存和进化。

- * 人类的潜能和人性的诸种可能的表现。

- * 理性和疯狂的本质。

- * 能够改变人的意识的化学物质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后果。

- * 语言怎样影响人们的思考方式。

- * 社会生态学。我们的本能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行为和社会。

- * 学习、教育和思考。

但是，赫伯特也相当谨慎，他从不在书中向他的读者提供他所探讨的问题的固定答案。

在科幻小说发展史上，《沙丘》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 * 就像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异星异客》一样，赫伯特的《沙丘》将更多的文学元素注入了科幻小说之中。在《沙丘》之前，科幻小说想要成功，就必须具备精彩的技术构思，人物和情节往往都被忽视了。

- * 《沙丘》是所谓“软科幻”的杰出代表。在赫伯特的“沙丘



宇宙”中，他故意抑制了技术描写，以便能着重探讨人性，并思索人类和人类制度的变迁方式。

* 《沙丘》是第一部“生态学科幻小说”。赫伯特是科学观念的伟大普及者，他的很多读者都认为是赫伯特引导他们了解了哲学和心理学。通过《沙丘》，赫伯特使得“生态学”这个科学名词为大众所熟识。在《沙丘》广受欢迎之后，赫伯特开始在许多大学中举行讲座，向学生们解释沙丘居民和我们人类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方面的相似性。

* 最后，《沙丘》构建出了一个宏大的史诗般的世界。《图书馆杂志》评价说：“沙丘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就如同《魔戒》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弗兰克想像出了“沙丘宇宙”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包括术语表、引文和历史资料等，给读者以无比生动翔实的感觉，而在《沙丘》之前，没有一部科幻小说能营造出如此细致入微的真实感。

1992年，Cryo Interactive 公司制作了基于《沙丘》小说的同名电脑游戏，并且成为即时战略游戏的始祖，为以后的《命令与征服》和《星际争霸》等风靡世界的游戏奠定了基础。

2001年，《沙丘》被美国的科幻频道改编成同名电视系列短剧，并且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于是，科幻频道又在2003年将《沙丘》的后续作品《沙丘救世主》和《沙丘之子》也改编成了系列短剧，短剧的名称统一为《沙丘之子》，该剧赢得了2003年美国电视剧最高奖——艾美奖的“最佳视觉效果奖”。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沙丘》将继续散发不可抗拒的强大魅力，让所有读者为书中瑰奇的想像和深刻的思想所折服。

1

穆哈迪的教义已经成为学者、迷信者和信奉邪教者的辩论场。他倡导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生活哲学，人类能以此应对在这不断变化的宇宙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他说人类仍在进化的过程中，这是个永不停息的过程。他说进化本身也遵循着多变的原则，只有永恒的时间才能知悉。邪教的推理怎么能与如此精辟的理论相比？

——门塔特邓肯·艾德荷语录

山洞地面的岩石上铺了条深红色的地毯，一个光点出现在地毯上。它散发着微光，但却没有明显的光源；就那么显现在那块由香料纤维织就的红色织物表面上。这个探头探脑的光斑的直径大约两厘米，变化起来毫无规律——一会儿拖得很长，一会儿又变成椭圆形。当光点接触到一张床的深绿色侧面时，它一下子向上跃起，蜿蜒着在床上爬行。

一个长着红褐色头发的孩子躺在绿色的被子下面，他的脸像婴儿一样胖嘟嘟的，嘴很大，没有弗瑞曼人那种传统式的瘦骨嶙峋、头发稀疏的体态特征，但也不像其他世界的人那样充满水分。光点经过孩子紧闭的眼睑时，孩子动了动身子，光点随即消失。

现在，岩洞里只能听到均匀的呼吸声；还有，在呼吸声的背后，隐约传来水从装在岩洞上方高处的风力蒸馏器中滴入盆里那

令人安心的声音：嗒、嗒、嗒……

光斑再次出现在石室里——比刚才稍稍大了一些，强度也大了几个流明^①。这次似乎连光源也一起现身了：一个躲在斗篷内的人站在石室边缘处的拱形门廊内，光源就在那儿。光点再次在石室内四处移动，摸索着、测试着，仿佛带着某种威胁，某种焦躁。它避开了熟睡的孩子，在洞顶角落里那个换气口格栅上停顿了一小会儿，随后开始探究起绿色和金色相间的墙帷上的一个凸起。石壁上覆盖着墙帷，看上去变得稍稍柔和了些。

现在，光斑消失了。躲在斗篷内的人动了起来，织物摩擦，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暴露了他的行动，于是他停在拱形门廊一边的哨位上。任何一个了解泰布穴地日常事务的人都会立刻认出他就是史帝加，泰布穴地的耐布，那对将继承父亲保罗·穆哈迪衣钵的双胞胎孤儿的护卫。史帝加经常在夜间巡视双胞胎的住处，他总是先到甘尼玛休息的地方看看，然后再到这里——也就是隔壁——确认莱托也没出事后，结束他的巡视。

我是一个老傻瓜，史帝加想。

他用手指触摸着投射出光斑的侦测仪冰冷的表面，随后把它挂回到腰带上拴着的铁环上。侦测仪是必须的，但史帝加仍旧觉得它很麻烦。这东西是属于皇室的精密仪器，能探测出任何大型活生物体的存在。刚才的影像显示出，皇家石室中只有那对熟睡的孩子。

史帝加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就像那个光斑一样跳动不已。他无法使躁动不安的内心平静下来，某种巨大的力量控制了他。这股力量推动着他，让他走到这一刻。此刻，他感到威胁正在加剧。这里躺着的是吸引宇宙中所有野心家的磁石，是世间的财富，永

^①流明：光照强度计量单位。

远的权力，以及最有力量的神奇法宝：穆哈迪宗教的传人。这对双胞胎——莱托和他的妹妹甘尼玛——的身体里汇聚了可怕的力量。尽管穆哈迪已经死了，但只要他们活着，穆哈迪就仍然活在他们的身体里。

他们不仅仅是九岁大的孩子；他们是自然的力量，是人们尊崇和畏惧的对象。他们是保罗·亚崔迪的孩子，正是他后来成为了穆哈迪，所有弗瑞曼人的救世主。穆哈迪点燃了人性的热情；弗瑞曼人从这个行星出发，通过圣战，将他们的激情远播到宇宙各处，建立了神权政府，其无处不在的权威在每颗星球上都留下了印记。

然而穆哈迪的孩子也是血肉之躯，史帝加想，我拿刀轻轻捅他们两下，就能使他们的心脏停止跳动，他们的水将会被部落回收。

这个想法让他的思绪变成了一团乱麻。

杀死穆哈迪的孩子们！

但是，多年来的经历使他能够明智地审视自身。史帝加知道产生如此可怕的想法的源头是什么。这个想法来自受到谴责的左手，而不是受到祝福的右手。对于他来说，生命的表象和存在已毫无神秘感可言。曾经，他以自己是一名弗瑞曼人而自豪，把沙漠当作朋友，并在内心深处，把他的行星命名为沙丘，而不是帝国所有星图上所标注的阿拉吉斯。

他想，当传说中的弗瑞曼人的先知和救世主还只是一个梦想时，一切是多么简单啊。找到我们的救世主之后，对先知的渴望弥漫到整个宇宙，每个被圣战征服的民族都在渴望着自己的救世主。

史帝加向黑黢黢的石室卧房深处望去。

如果我的刀能够解放那些被征服民族，他们是否会把我当成他们的救世主？

莱托在他的小床上不安地翻来覆去。

史帝加叹了口气。他从未见过那位亚崔迪家族的祖父，莱托就是从他那儿继承了这个名字。但是很多人都说穆哈迪的精神力量来源于那位祖父。这种可怕的精神力量会在这一代消失吗？史帝加发现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他想：泰布穴地是我的。我统治着这里。我是弗瑞曼的耐布。如果不是我，穆哈迪也将不复存在。现在，这对双胞胎……通过他们的妈妈和我的亲人加妮，我的血液也流淌在他们的血管里。在那里，我与穆哈迪、加妮以及所有其他的人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对我们的宇宙都做了些什么？

史帝加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深夜里他的脑海中会出现这种想法，为什么这种想法的出现会使他如此内疚。他蜷缩在自己的斗篷里。现实与梦想是根本不同的。曾几何时，友好的沙漠从行星的一极延伸到另一极，但是现在它已经缩减到原来的一半。传说中绿色天堂的扩散让他感到恐惧。这和梦想中的不一样。当他的行星改变时，他知道他自己也已经变了。比起过去那个身为泰布首领的他来，现在的他精细多了。他明白很多事：治国的经验，细小的决策所能带来的意义深远的后果。然而，他却觉得这种知识和精细就像一层包裹在铁芯外的装饰物，而铁芯本身则代表着更为简洁、更具有决断力的意识。现在，那个古老的铁芯在向他大声呼喊，恳求他回归到更为单纯的价值观中去。

泰布穴地清晨的声音扰乱了他的思绪。人们开始在岩洞中四处走动。他感到一阵微风拂过他的面颊：人们打开密封条，走入黎明前的黑暗中。这阵风也说明现在的人们是多么粗心，拥挤的居民们不再遵循古老的节水规则。是啊，当这个行星上第一次有了降雨记录，当天空中出现了白云，当八个弗瑞曼人在过去干涸的河床上被洪水吞没以后，他们为什么还需要节约用水呢？溺水

事件发生以前，沙丘的语言里没有“溺死”这个词汇。但这里已经不再是沙丘了；这里是阿拉吉斯……而现在是清晨，一个重要日子的清晨。

穆哈迪的妈妈，也就是这对皇室双胞胎的祖母杰西卡，将于今天回到这颗行星。为什么她选择在此时结束她自我放逐的生活？为什么她放弃了卡拉丹的舒适，而选择了危险的阿拉吉斯？

史帝加还有其他忧虑：她是否能感觉到自己的动摇？她是一个比·吉斯特女巫，通过了姐妹会最严格的训练；从身份上讲，她又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圣母。这样的女人很敏锐，也很危险。她是否会令他举刀自裁？过去，列特—凯恩斯的卫士就接到过这样的命令。

我应该服从她的命令吗？他想。

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又想起了列特—凯恩斯，正是这个行星学家率先梦想着要把这颗满是沙漠的沙丘星转变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绿色星球——眼下发生的正是这种事。列特—凯恩斯是加妮的父亲，没有他，也就没有梦想，没有加妮，没有这对皇室双胞胎。这根脆弱的链条居然是这样延续下来的，一想起这个，史帝加便感到沮丧。

我们是如何在此相遇的？他问自己，我们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的责任是不是去终结这一切，粉碎这个伟大的结合？

史帝加承认，他体内存在着可怕的渴求。他可以做出那样的选择，不顾亲情和家庭去做一个耐布有时不得不做的事情：为了整个部落的利益而做出极端的选择。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谋杀行为是一种暴行，代表着终极的背叛。杀害天真的孩子们！然而，他们不仅仅是孩子。他们和其他弗瑞曼孩子一样吃香料，参加泰布穴地的狂欢，搜寻整个沙漠寻找沙蛙，玩孩子们玩的其他

种种游戏……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参与了皇家国务会议。虽然他们都还是小孩子，但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判断力来参与政事了。从身体上看，他们可能是孩子，但从经验上看，他们已经老谋深算。他们与生俱来就有完整的遗传记忆库，正是这种可怕的意识使他们的姑姑阿丽亚和他们自己截然不同于其他任何活着的人。

在无数个夜晚，史帝加无数次发现自己的思想缠绕在这对双胞胎和他们的姑姑所共有的不同于常人之处。很多次，他被这种折磨从睡梦中惊醒，然后来到双胞胎的卧室，脑子里仍旧继续着刚才的噩梦。现在，他的疑虑已有了明确的目标。无法做出决定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决定——他知道这个道理。这对双胞胎和他们的姑姑在子宫内就已经醒来，知悉了由他们的祖先遗传给他们的所有记忆。造成这种后果的是香料，是母亲们的香料瘾——杰西卡夫人和加妮。

在上瘾前，杰西卡生了儿子穆哈迪。阿丽亚则是她上瘾以后生的。回想起来，这一切都能看得很清楚。比·吉斯特们指导的无数代优选优育创造了穆哈迪，但姐妹会的计划中并没有为香料的影响留出余地。哦，她们知道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她们害怕它，把它称作畸变恶灵。最让人不安的莫过于此——畸变恶灵。做出这种判断，她们一定有自己的道理。还有，如果她们认为阿丽亚是个畸变恶灵，那么该判断也同样适用于这对双胞胎，因为加妮也同样上瘾了，她的身体里饱含着香料，还有，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她的基因和穆哈迪的正好形成了某种形式的互补。

史帝加脑筋飞转。毫无疑问，这对双胞胎将会超越他们的父亲。但是会从哪个方面呢？那个男孩曾说过，他有成为他父亲的能力——并且得到了证明。当莱托还是个婴儿的时候，他就展示过只有穆哈迪才可能拥有的记忆。还有其他的祖先守候在那座巨大的记忆库中吗？那些祖先的信仰和习惯是否会对现在的人类构

成无法估量的危险？

畸变恶灵，神圣的比·吉斯特女巫就是这么说的。然而姐妹会却对这对双胞胎的基因垂涎三尺。她们希望得到他们的精子和卵子，却不想让载着精子和卵子的那两具躯壳存在于世间。这是杰西卡夫人这次回来的原因吗？为了支持她的公爵，她与姐妹会断绝了关系，但是有传言说她又回到了比·吉斯特组织中。

我可以结束所有这些梦想，史帝加想，轻而易举。

然而，他又一次对自己会产生这种念头感到惊讶。穆哈迪的双胞胎是否应该为这个现实世界——这个摧毁了他人梦想的现实世界——负责？答案是否定的。他们只不过是面透镜，穿过镜面的光线折射出宇宙中的一种新秩序。

痛苦中，他的思绪又回到弗瑞曼人最主要的信仰上。他想：上帝的旨意已经到来，不应该轻举妄动；让上帝来指引方向，沿着上帝的方向前进。

让史帝加最为心烦的是穆哈迪的宗教。为什么他们把穆哈迪当成了上帝？为什么要神化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凡人？穆哈迪的宗教创造了一个怪兽般的统治实体，对与人类有关的一切事务都横加干涉。政教合一，违反了法律就意味着原罪。对政府颁布的任何法令有所质疑都必然带上一股亵渎的气味；任何反叛都会引来地狱烈火般的镇压，而镇压者总是理所当然地将自己视为卫道者，自己的一切作为都是正当的。

然而，颁布政府法令者毕竟是凡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

史帝加悲哀地摇了摇头，没有意识到仆人已经进入了皇家石室前厅，准备开始清晨的工作。

他用手指抚摸着挂在腰间的啸刃刀，回忆着它所象征的往昔岁月。不止一次，他同情那些反叛者，但在他的命令下，反叛行为被一次次不断镇压。矛盾的心情经常充斥在他胸中，他真希望

自己知道如何去化解这个矛盾，回到这把刀所代表的简单的世界中。但宇宙是不可能后退的，它是推动这一片灰蒙蒙无尽虚空的一台巨大的发动机。即使他的刀杀死了这对双胞胎，也会被这虚空反弹回来，在人类的历史长卷中织入更多的复杂，制造出更多的混乱，引诱人类去尝试其他形式的有序和无序。

史帝加叹了口气，这才意识到周围的动静。是的，这些仆人代表着穆哈迪双胞胎周围的一种秩序。他们时不时地进来，处理各项必要的事务。最好向他们学习，史帝加告诉自己，在最佳的时间以最佳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也是个仆人，他告诉自己，我的主人就是仁慈的上帝。他引用了一段话：“我们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高齐脸颊的项圈，所以他们的头高高扬起；我们还在他们的身前和身后竖起屏障，把他们隐藏起来，所以他们什么也看不到。”

这是弗瑞曼古老的宗教教义里的一段话。

史帝加暗自颌首。

预知和展望未来——就像穆哈迪用他那令人生畏的洞察力所做的那样——这种行为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了反作用。它为决策拓展了新的空间。是的，它大大解放了人类，但它也可能是上帝一时的兴致。究竟如何，这又是一个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复杂问题。

史帝加把他的手从刀上拿开。啸刃刀带来的回忆使他的手指一阵微微的刺痛。但是，曾经在沙虫巨嘴中闪闪发光的刀刃现在静静地躺在刀鞘里。史帝加知道，他现在不会拔出刀来杀死那两个孩子。他已经做出了决定。最好还是遵从他至今仍然珍惜的传统美德：忠诚。能够理解的复杂性总归比无法理解的复杂性要好；现实的情况总归比未来的梦想要好。史帝加口中苦涩的味道告诉他有些梦想是多么虚无，令人厌恶。

不！不需要更多的梦想了！